

文 學 叢 刊

花 秋

以 靳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花 秋

以 斲

有版權

平裝實價三角 精裝實價四角五分

秋 花

靳 以 作

發行人

吳 文 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

印刷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巴金主編

文 學 叢 刊

第二集

共六十冊

秋花 江上 土餅 谷 憂鬱的歌 多產集 崖邊 錦砂

靳以 蕭軍 沙汀 蘆焚 荒煤 周文 柏山 蔣牧良
長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

生底煩擾 海星 鷹之歌 商市街 畫夢錄 憶 母親的夢 掘金記
歐陽山 陸蠡 麗尼 悄吟 何其芳 巴金 李健吾 畢奐午
短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劇本 詩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

九月再版

深秋的陽光下，原野正靜靜地躺在那裏。從城門口伸了出來的石板大路，劈開了這塊土地，像是一眼也看不到終點，引着人到遠遠的地方去。那個城樓，每日吞進又吐出許許多多的人，車和牲畜；三四百年來的煩勞使得它自己再也沒有那份華貴威嚴的外觀，堞樓上的琉璃瓦生了黃黃的草根，有的還缺落了，坍塌下去，只憑了朽敗的樓椽支持着殘局。高柱也裂開了，還許生着蟲，匾額已經看不出一個字。隨處都有蝙蝠和燕子的窠，烏鴉却是永遠佔據了屋脊上，朝着城裏和城外叫。築成了城牆的磚，爲風雨所吹打，爲厚厚的塵土所侵蝕，都變成了黃黃的顏色，上面還有細密的孔洞。往日的光滑和堅固是早已失去了，有的時候還整面地剝落下來。但是無論如何它還存有一點本身的雄偉，尤其是那些新來的遠行客，遠遠的看見了，仍是要

驚訝地低低說着：『還是京城呵，帝王之家總是有些不同的！』

收割後的田野却像纔生育了的婦人懶懶地伸了身子仰臥着。它已經盡了它的責任，它把糧食和菜蔬都長好了，它需要休息。剩餘的菜根和麥桿一叢叢地留在那裏，金黃色的乾草也在太陽下發着一點光輝。——這都是它的驕傲，它對得起天也對得起人，微風時時地撫慰它，像母親拍着孩子，要它好好地安睡，轉過了年，早就有它的工作在等待着呢。

石板的大路上却積滿了塵土，這也許是由於多少隻蹄子和腳的磨擦，使得方石都減少了它的厚度，還有那五尺寬的正路兩旁，各有四尺寬的土道包着，只要有八天的晴和，就會積起二寸的乾土。若是有一陣旋風，便能帶起來一根黃澄澄的柱子，沖上天去。吹風的日子，路上能顯得清淨一點，塵土都被揚起來，不知都會落到哪裏去。若是能有着人一樣的智慧和智慧，也許要問着：『我是從何處來呢？將到何處去呢？』

和這城隔一段的距離之外，有着一所建築。那有着高高的牆，在牆上還有刺鐵

絲繞成的網。門是高大的，還守着荷槍的警士。公民們是不能隨便走進去的，也是不能隨便再走出來的。住在那裏面的人，除開了領着公家的薪俸，也算是官員或是公務員之外，就是一些爲這個社會所遺棄，所驅逐，所不容留的人物。這個社會是需要秩序，需要安甯，需要進步的；於是有許多人，被認爲是不能做一點對這個社會有利的事——簡單一點說吧，就是這個社會中的害羣之馬——有的是立刻被停止了活下去的機能，有的就被送到這個所在來，要他們在這裏住上幾個月，幾年，幾十年——或是一直等到死亡之來臨。這些不法之徒因爲是需要和那些善良的市民們遠隔開些的，所以這所建築是沒有一家鄰居。——在前面是那條大路，左右和後面都是田野和墓場。

監獄的高大的鐵門像一張嚴峻的臉，永遠陰陰地沉着，關閉着，隔開兩個不同的天地，走出走進的人都彎下些身子從那左側下的小門鑽着，就是這扇小門，隨時也會關起來。在刷了白粉的門額上，用正楷寫了『××市模範監獄』這幾個字。可

是飛揚的塵土在那上面蓋滿了，不能使人看得清每一條筆畫。

那正是早晨，守衛的崗警還躲在崗樓裏，風捲着落葉在門前打着旋；門開了一個清瘦的年青人緩緩地邁出一隻腳來，他像是一下子爲這奇異的景物整個地引住，用力地睜大了眼睛張望着，什麼都是新鮮，什麼都給了他說不出的喜悅。乾草的香氣在空中蕩着，他覺得是踏進了一個新天地中，再生的欣忭在他的胸中激動，使他的呼吸都有些短促，身子微微地發着抖。踉蹌地走了幾步，就把手扶了門前的樹幹。這樹已經長得有六七寸的直徑，當着他五年前走進來的時候，還看到那不過是纔移植的新枝。可是現在長大了，幾乎使他自己都難想得到這就是那些細弱的枝條。

「五年，唔，五年……」他把身子倚了那樹幹，低聲地喃喃着「樹也長成了，什麼也都長成了，我自己呢……我自己呢？」

他暗暗問着自己，他就再忍不住嗆嗽，他那蒼白的臉有一點漲紅了，他的身子

變着，淚水從眼角掛下兩滴來。因為頭髮又長又亂，顯得他的臉是更瘦更長了，兩隻眼睛也是異常的大。眉毛粗濃，像是塗上墨去；就襯得他的臉更是蒼白。

他貪婪地張開眼睛望着，幾年來他沒有看見過這樣廣大的天地，他像是有多少話要傾訴出來，他想着在這自由的世界中死去也是值得的。天是又高又遠的，景物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。在那海一樣藍的天上，飄着瑰麗的紅雲，太陽正照得牠們也發着一點亮。那邊是樹，那邊是村道，趕早的行人已經在路上走着了。他記起來，當着他被關在那個囚檻裏，有過什麼樣的欣慰，當着聽到一聲兩聲微弱的人語！他知道說着話的人是想到什麼地方去便可以到什麼地方去的，想看什麼便能看什麼的。這樣的幸福，居然重臨他的身上了；可是幾年來的折磨却給了他這樣一個孱弱的身軀。他却相信他自己會再強健起來，他一直需要着自由的空氣。他深深地吸着氣，又長長地吐出一口；但是嗆嗽不能使他如願地做下去，不斷地乾咳使他的身子都抖了起來。

莫名的忿怒在胸中湧起了，他抓着自己的頭髮。當着他把手鬆下來的時節，真就有幾根被他扯下來。他不能再站立着，一輛破舊的馬車正經過他的面前，他叫住了那個車夫，告訴他要去的地方，他就緩緩地上了車子。車的坐墊是破舊了，硬的鐵條使他的骨頭有點痛，因為過輕的體重，他簡直是在那車箱裏滾着。老馬放開蹄子奔波，不平的路使車輪一跳一跳的。他想叫喊，沒有那力量，他只是呻吟着，忍着一切的苦痛，他的心中在想：

『我要忍，光明等着我，更苦的折磨都過去了，而且在這個世界中，同時有還要苦的人在生活的路上爬行。我該想想那些時候，那些人……』

走進城門，路就平坦了。驟然間看到了那樣多的房屋和路人，他都感到一點眩暈。他是倚坐在那裏，始終也沒有把眼睛能大張開；可是現在一線的視野中，他看到了這個城市的蘇醒。牽駱駝的伕子正在道旁的邊路上遲緩地走着，塵土被那柔軟的蹄子揚起來，笨重的銅鈴響着，像是在街的那一端還有着回音。清道夫在街上一下一下地掃着，把泥土從路的中間移到路旁去，就堆在那裏。菜販起始用清越的聲音叫賣，店舖也正打開門，掛上招牌或是布幌……

在城市裏，早晨總是最安靜的時候；可是對於他，仍然覺着難耐的嘈雜。什麼樣的聲音對他都是生疏的，他都想來用心接受；但是他的精神顯然不濟，終於混成像夏雷一樣的轟鳴在他的耳中響着。他想不到這樣突然就又跨進了這個世界，（他

記得當着他的減刑令來了的時候，他都有點呆了。他沒有充分地準備自己和這個新的環境適合，正如同一個人，在黑暗中過了許久時候，突然見到了平常的光度也覺得茫然刺目。他是一下子又跳進這個大的天地之中，這裏不只是那個小小的庭院，作爲他和那些同伴們衛生散步的處所；而且也沒有高高的牆阻住了眼睛。在這裏，只要有眼睛，就可以極目而觀，什麼都在面前。更不像住在那裏面，可以記得清地上露出一方小石塊和哪一面牆有多少塊磚。一切景象都爭先地顯了出來，要一個人在匆忙中去看一眼；可是坐在車中的他，缺乏應付裕如的那份能力，只是頹然地伏着。

踏在柏油路上的馬蹄，響着得得的聲音，揮着的鞭子，在空中迅速而短促地繞了一個圈，打在馬的背上，也發了清亮的脆音；那匹馬就更用力一點地奔馳。但是在他的心中，他只希望着急速地到了他的家，他記着他的家，還有家中的人們；他的體質，也不能忍受更大的顛簸了。

終於，那輛車在××街的中間停住了。他像是沒有注意到，還是那個車夫把頭回轉來叫着，他纔緩緩地抬起頭來。那個車夫說：

「先生，您不是到××巷麼？」

他點着頭。

「這已經到了……」

立刻他就揚起頭來，他看見那個巷口，和五年前並沒有什麼兩樣；他的心跳着，從車上下來，用着不穩而急速的腳步向巷口走去，車夫有一點焦急地問着：

「先生，您還沒有給過車錢呢！」

「我叫他們立刻送給你；你等等吧，……」

纔走進巷口，他就像承受了一種溫柔，托住了他那顆一直在飄浮着的心。他的精神像是好起一點來，在第三家門前他站定了。除開油漆有一點剝蝕了，式樣上沒有顯著的改變。他想來掀電鈴，舉起手來纔知道電鈴已經撤去，他就用手掌在門上

輕輕拍着。

『母親也許還沒有醒呢！我不該吵了她，弟妹妹們總該起來了，他們一定還沒有到學校去。』

他想着，一時間他像是有許多事都想起來。可是裏面始終也沒有答應的聲音。『這是爲什麼呢？』他有點想不通了，除開在門環上用力打兩下再沒有別的辦法，他就迅速地打了兩下。

果然，他聽到開着屋門的聲音，隨着就有一個女孩子揚聲地問着：

『誰呀？』

他聽得出來這是哪一個的語音，他的喉嚨像是爲快樂塞住了，他文弱而嘶啞地叫着：

『不是五妹麼？小五，快開門，我回來了。』

『呵，大哥，……是你麼？……你怎麼回來了呢？』

在語聲之中，夾着奔跑的脚步聲音，兩扇門立刻被拉開了，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跳出來，一下就投到他的胸前，抱了他把頭依了他。

『大哥……真是你……真想不到……』

她喃喃地說，可是忽然覺察出他那不良的健康，就和他並立着，攙扶他，把他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。

一時間他說不出一句話，情感的激蕩使他的頭垂下來，他的眼睛裏滿着淚，他用微顫的手摸着她的頭髮，一步步地走了進去。

『告訴我，小五，媽媽起來沒有？』

『媽——』

她纔吐出一個字來就頓住了；可是她隨着又毫不露形跡地接了下去。

『她還睡着呢，她還睡在樓上，每天，總要——總要十點鐘纔起來。你先到樓下我們的房子休息一下，回頭再上去看她好不好麼？』

她遲疑地說過了這一段話，就大聲地叫着：

『二哥，四哥，——大哥回來了！』

『小五，你瘋了吧，你這樣叫不是會把媽吵醒麼？』

『呵，我錯了，可是哥，你不知道，她睡得很好，是不容易吵得醒的。』

她說完了，眼圈微微濕潤起來；可是屋門同時開了，被叫着的人都走出來。他們幾乎是同聲地叫着，跑到他的面前。

『大哥，你疲乏了吧，你的臉色不大好，快先到床上去睡一下吧。』

『我的房子還留在那裏麼？』

『留着呢，什麼也沒有動，只要搬進一張床去就可以。我想還是先到五妹的房裏躺躺也好。我們一邊就可以關照用人替你收拾一下。』

『那也好，二弟扶我進去吧，四弟把門關好，五妹，我要你輕輕去看看媽醒了沒有，我要快點去看她，我真想她，記住了，可不許你粗心大意把她驚醒。』

「好，好……」

那個女孩子應着先走進去了，他就扶着和他有同樣身高可是十分健壯的那個年青人，走了進去。推開了靠右的房門，再進到裏面，他就被安置到床上。

他想着，這全然是一個夢，正如同他離開家時候那個夢一樣，他什麼都有點想不到。他重復回到這個家了，這五年的日子纔使他稍稍覺出這個家的一點可貴處。可是他知道這一切的思想是不能持久的，他不是一個只在溫暖的家中活下去的人。

五年中，什麼也都有了顯著的變遷，叫做明德的二弟和叫做明仁的四弟也都長成偉岸的漢子，就是叫着明智的小五，也成爲健美的少女了。

他並沒有說話，只是靜靜地躺着，明德坐在床邊，殷殷地望着他，他的眼睛好像

是閉着。明仁和明智先後躡腳走進來，可是他突然張開眼睛向着明智說：

「媽醒了沒有？」

『沒——沒有。她還是睡得很好。』

明德接着就說：

『媽的身體不如從前，總要睡到十二點鐘纔能起來。你好好先歇一下吧，五妹陪着我和明仁把你的房子整一下好不好麼？』

『那很好，我也真想到自己的房中去看一看，只要睡一睡，我的精神就能恢復起來。你們就去吧。』

這時候，忽然起了敲大門的聲音，明仁迅速地跑出去，又跑了回來說：

『大哥的車子還沒有給錢吧？』

『真是，我忘了，這一下我什麼都忘了，多給他兩毛吧，一共給他七毛就可以了，真有點對不起他。』

明仁一面拿着錢，一面朝外面走；他的臉却露了疲憊而無力的笑，緩緩地又閉上了眼睛。